# 東溟文集

東溟文集卷第五

桐城姚　瑩石甫著

遊覽山記

余嘗北至京師東過兗泗下金陵觀錢塘復泝大江逾嶺以南幾徑萬里其閒郊原陂隴狐墟兔窟尤喜獨窮之每詢土風接人士未嘗不歎幸天下之太平也及來廣州値海盜內躪烽警日聞足不出者一年大臣以天子威靈誅撫之旣定乃以庚午七月之覽鄉是鄉在香山治東北七十里居稠而民富無幽奇壯勝之觀而人士彬彬有文采秋日氣爽有何生者邀余登是山出市門數武阡陌縱橫人家三五相望皆牡蠣爲垣中環峻牆樓宇傑出繞屋芭蕉徑丈其一望深樹蒙密則荔支龍眼也時

荔支已三熟餘實猶纍纍可愛嚮其利歲數萬計三里許
至一坊曰山邊即欖山矣先過開元寺寺小而潔有老僧
聾且病後有軒遊人之所憩也軒面山而背磵多梅芙蓉
一本出檐際方盛開爛然有泉甘而冽才尺許大旱不竭
盛潦不盈欖之戶以萬成飲之既登山山不甚崇可眺數
十里欖之比櫛如鱗煙火如雲者皆見焉南俯平田百頃
遙望水瀠洄如帶則內河之通海者何生告余曰此戰場
也吾欖自明以來未嘗被兵往歲十月賊艦數十忽登岸
是時賊方得志于內河東西七郡皆擾廣州尤甚乘銳陵
吾鄉地無營師一巡檢治之至是不知所爲賊進至山下
一里矣倉卒集鄉人强者數百人爲三隊拒之前持刀楯
後張弓矢最後斬木削竹以繼更番戰一日夜呼聲震陵

谷賊氣奪且日水師至賊乃退是役也賊死傷甚衆吾鄉亡七人傷十六人耳以民素健習武者衆也後益修備賊再至不攻而去方戰時吾與衆登此山望勢甚洶洶怕首之衆數倍我師觀者失色事之解幸也七人者旣死鄉人義之羣葬于此山之陽祠以報余往觀七人塚信然嗟乎天下承平久矣武事漸弛人不知兵一旦有急被難無足異粵中海盜已舊顧大猖獗至此何歟蓋賊始皆縱橫海外內河無恙也虎門焦門礙石諸險猶逡巡不敢入然特內地奸民私運米物以濟衆尙書百公嚴其禁以蹙之賊始懼而將卒驕懦自總兵官許公敗沒賊遂轉自焦門以入登岸掠食內河方議備具賊已揚帆至矣倉卒故以不俐不然胡離披至此哉百萬虎狼咆哮于門庭之內欲其

無噬人勢不可得此計之不能不出于撫也且當倉卒時水師既不制而猶有奮不顧身力戰以衛鄉邑者皆勇士也雖曰官募實由粵民殷富自能出貲給之然已憊矣彼不如粵民者又何如哉吾始見此鄉井里晏如如未嘗被兵者及聞何生言觀其戰地瞿然以懼乃廢遊而返嘉慶十五年月日姚瑩記

## 粵東學使後園記

粵東學使後園者故五代時南漢仙湖地也劉龑既據嶺南僭帝號四世至鋹不務德政專行淫暴大起宮室樹沈香以爲柱雕玳瑁以爲梁明珠耀翡翠羽懸帳黃金白璧之飾煒煌璀璨妖姬豔女霓裳千百乃招聚方士植不死之草鍊長生之藥鑿地爲湖曰仙湖壘沙爲洲曰藥洲令

美人羽士載玻璃蘭桂之舟采藥於湖中作歌望之縹緲自以爲神仙之樂也又發徒萬人之太湖運靈壁徑丈之石置湖中者九謂之九曜淫侈已極一旦宋師至君臣面縛出降鋹嘗侍太祖曰今諸國以次破滅旦夕皆來願執梃爲諸降王長噫何其陋也余觀十國春秋悉其事及來廣州訪向之所謂仙湖不可得而城南闤闠乃有此名蓋陵谷變遷久矣今學使程公招余館署內乃至其後園地不數畝一池泓映怪石參列乃知所謂九曜石固在然或立或臥者僅八聞其一在布政使廨中不知誰所移也石上題刻甚多翁覃溪學士既考之詳矣又刻石于壁讀之可得首尾而余之徘徊于是園者豈以石哉方春夏之交宿雨初霽緩步其中修竹娟娟新篁微脫鳥聲格磔榕陰

參天小橋斜亙水面曲欄半毀風吹衣影敧側橋下如行鏡中過橋一亭環水而峙窗牖洞開水光四入遠近合碧及夫日落氣昏沈烟初起倦禽爭樹落葉時飛風止月出透簷穿樹蒙蘢翳密夜景蒼然俯臨深池幽瀏不測余乃與其徒倚欄而坐高咏短章閒談名理清風滿襟不覺竊愁之如失也且夫善遊者不惟其地惟其人不惟其境惟其時昔劉氏之盛此地方爲仙湖所娛遊者豈止九石而已哉千載以來寂然都盡世徒想其繁華有今昔之感而不知余今之樂實有勝於昔人者也是園本學使所有乃日以試士在外不暇遊余乃私而有之今余又將去恐後之來者不皆能樂余之樂而徒以古蹟弔之也

復祀劉忠宣公祠堂記

太倉王君治從化之三年政成而民和盜賊屏跡乃進從人士而告之曰從化僻邑也地周四百里而深山溪峒居其半宵小易於伏藏東界龍門西接清遠英德直其北番禺亙其南皆盜賊之所出入也比歲粵多土盜而數邑爲最或發覺久而渠魁不獲獨吾從化界處其中雖數被盜而兵役甫出尋得捕誅者伊誰之力哉從人士皆曰賢父毋之勞也君曰不然若不憶此邑建始之事乎此地唐宋以來固羈縻之溪峒也猺獠雜處叛服不常明宏治初土人譚張之亂時維布政使東山劉公實討平之始請建縣而有司不達地形建城于横潭去郡裁數十里而西北阻遠控制莫及不數年而十八山復有姚觀祖之亂於是公乃親履其地相度山川而建今治焉然後四至適均扼其

形勝得控制之宜境無寇警者三百年至今然則吾今日之兵役用命而地無伏莽者豈非享公之遺利哉且從化以自古羈縻之地設邑後城郭人民文風士習儼然爲諸大邑亞則報本之義尤當永祀公於不祧者此昔人爲東山書院所以並建公像於中俾民以時祀之之義也十數年來書院改建而東山之祀遂廢東山之祀廢而邑人遂無復知東山之功者余甚非之今將擇吉舉東山之祀爾人士其期會維敬告邸已乃令曰某日祀東山祠搢紳之士至者必致胙其民人至而觀禮及拜謁公像者不禁又令曰事有儲貲乃可久其以官田二十畝入東山祠永爲春秋祀事之用及祭之日先集人士於祠諸同官皆會君乃齋戒盛服至恪恭將事有加禮桐城姚瑩時客其地見

而踐之曰忠宣公爲有明一代名臣其功德不僅在一鄉一邑茲邑特其肇造之地則祀之固宜而君能不伐己勞獨推明前人之功而張大之使民知木本水源之自是可謂盛舉矣君乞余文示後乃不辭而爲之記

## 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記

桐城麻溪姚氏其先當宋元之際有仕於安慶者悅桐城山水卜居於東鄉之麻溪遂家焉數世隱于耕及明正統閒始顯自明景泰元年始至今

上嘉慶十六年凡三百六十二年登科者四十四人成進士者二十皆麻溪之後也其生平宦蹟事功文章著於史傳與夫他途拔起及以節孝言行著于邑志家乘者不載焉茲獨次其科目先後而記之曰嗟乎祖宗之德不其遠

哉自古未有無德而興不繼而長者也造業之祖起微賤
服勤勞行修於身功及於物天乃昌其後以報之故孫子
之盛衰卽視其先功德之大小以爲修短之數昔黃帝之
子五德代興而后稷啟周祚至八百蓋稼穡食人功爲大
也其次莫如立法敎世故契之王亦六百祀觀於往事而
天可知矣國之與家大小雖殊其義一也姚氏系出吳興
唐宋之閒嘗有與者而舊譜所載南渡後軼其名疑莫能
考麻溪府君則吾遷桐始祖也歷元迄明正統之代務農
者一百五十餘年其所食之人則既多矣而家法所傳惟
以忠厚爲本自我參政府君通籍至今又十四世人且數
千百計孝弟未衰皆清貧自守其登仕者百數
朝有賢良之褒外無貪酷之吏而捐身徇節立志守貞者

相望也今考其科目之數又如此嗚呼天之所以報吾宗者不亦盛哉竊覽圖籍所載古碩人偉德起家微賤眾矣方其崛起驟興嘗分茅胙土貴爲王侯彪炳之勢赫赫一時如吾家者不啻十倍然或及身而敗或一傳再傳而敗不及百年榮謝頓殊至且絕嗣矣推尋其故豈不由造物忌盈德薄而享豐之所致與抑吾聞大行之山綿亙千里者非一阜之勢黃河之流橫絕中國者非一勺之源其中十里一巒百里一川起伏曲折所以延其脉而長其委者甚眾夫是以不竭絕也草木之華太繁者必不實驟茂者罕再榮此常理也然有培沃之者日養而月息之不傷其本不翦其支安在不復茂乎觀於山川草木之理而人又可知矣且世有豪傑之士身處孤露或際阽危恒思發憤自

振起雖彼材智絶人而無尺寸之藉其勢極難然奮袂而興登高第仕華膴功立才見猶足以濟大業世家之子文學論議嫺習既優苟有中材藉先世之資其勢足以倍之乃反百不及一者何也諺曰創業者多勞守成者多逸夫勞者乃成之資而逸者實敗之券也不思盛業所由來徒以祖功宗德爲可恃不惟無培養之勤且日加朘削雖有盛德之父大功之祖何以克昌哉善乎周公之戒成王曰所其無逸惟知稼穡之艱難夫成王天子也而戒以稼穡之事不忘其先也帝王之祖皆有聖德世功然且不敢自暇自逸況士民之家乎故爲子孫者必有創業之志而後可以守成必有戒禍之心而後可以保世此非迂生之腐談也嗟乎科目之名天下榮之久矣此海內之所共爭造

物之所不輕與也吾宗雖非盛大然自明以來得之者嘗兼數姓矣其他庶姓或數十年不得一人夫豈無才而莫克以振雖盛衰之數不可知然久鬱者必昌已盛者不再盈虧往復信如蓍龜求所以保盈絕而留其有餘者吾猶未得其道也以是兢兢乃次其先世以逮今茲與此選者爲之記遺吾宗人相與觀之無恃祖宗之功德耳嗚呼有明達誠篤之士覽吾斯文其能無戒心乎哉

桐城麻溪姚氏節婦記

麻溪姚氏貞節烈孝女若婦凡五十七人已得旌者四十家貧未及請旌者十七行實俱載家乘瑩爲比次其前後而記之曰嗚呼婦人之不幸莫如以貞節聞矣夫婦人以夫爲天終身之事以之無夫是無天也豈非不幸與男女

之欲無論矣衣服飲食之美宮室起居之奉凡人世富貴紛華靡麗之事皆足眩於目而奪其心更若遇狂暴之侵白刃水火之逼有不震懼而宛轉從之者故此數者心有一動卽失其身千古以來奇才傑士守之數十年而喪於一念者比比也乃以婦人能之雖孟子所云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何以加焉百里之內或數十年一人固有世家大族竟無一人者綱常正氣不可多得今吾一宗而節婦若此之衆不惟宗族之榮藹郡邑之光矣乃其中又或得旌或不得旌豈不幸之中又有其尤甚者與自瑩論之人貴不朽耳不朽以實不以名也節婦以其貞心還爲正氣固已彌綸宇宙與天地同流卽名不稱何害三代以前忠孝節義之士不傳於後世者何可勝道其靈氣

自在天壤可知也豈得謂其名不傳其人遂已朽哉且節婦有烈丈夫之心則其節亦何足貴何也此事根於性而成於氣求之自內非外鑠也朝廷旌揚之典蓋以厲中人防其不肖而已於節婦曷嘗有所損益哉故婦人之節全即其德成而道立以此正氣遂能長存而不朽雖君后之富貴不逮焉然則婦人之大幸莫有若貞節者豈爲節婦幸翁爲男子愧也

先副使公西湖德馨祠記

先九世祖副使公以明萬歷辛未進士令福建海澄縣擢禮部精膳司員外出知杭州汀州二府加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天啟甲子年卒公所至有惠政其去也士民愛思不已皆肖公像祠祀之具載府縣三志及福建浙江兩省志

矣海澄之祠三一在縣東門內一在九都鄉之湖尾今民間祀事猶盛杭州祠亦二一在吳山上城隍廟之左一在西湖孤山側白蘇二公祠右

國朝康熙中以公之孫文然貴贈公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杭人言公祠數見神異有司請發官錢修西湖祠宇

詔許之自是浙江布政司春秋遣官致祭遂爲祀典乾隆三年公之六世孫日淮守杭州重修公祠錢塘令周君勘復附祠地界及舊置田畝刊入祠堂碑記中嘉慶元年有司請再修八年暨道光四年公子孫自桐城再來新葺十年九世孫瑩令臺灣居憂服闋過杭復加補葺焉先是祠堂碑記云清波門外有祠失考子孫皆不之知矣瑩徧求得鹽運副使吳君言舊見南屏一小庵中祀像頗類公三

月二十一日偕至淨慈寺右側由小山徑入得庵曰巖居其庵後別一閣曰天香祠文昌閣之前楹有龕果見公像儼然題銜具在門外碑記頗詳則乾隆八年公六世孫淮爲杭嘉湖道之文也方作祠堂記時求未得故謂失考爾是閣建自明戶部侍郎葛公屺瞻僧以創始故祀侍郎公與侍郎厚數至其地且有恩士子杭人思侍郎愈不忘公乃竝祀公焉亦可見杭人風俗之厚而公之德入人深也謹以月二十有六日甲寅祭於祠越二日丙辰祭於閣鄉人仕杭者莫不嗟歎異之昔瑩令龍溪至海澄謁祭二祠澄人四方來會爭爲酒醴歌舞以樂公神耆老告瑩曰澄人自公興水利至今不忘名其浦曰姚浦春秋祈報甚神未嘗有歉歲皆疫公之子孫榘崇禎中爲漳南道公之七

世孫蔡乾隆中爲漳州府繼巡撫福建皆嘗來展祭今又及君澄人三見公後矣瑩悚然敬謝而退緬維明季至今二百餘年朝市遷變而民心未忘于公靈爽所憑久乃彌昭非盛德其能有是乎夫人莫不思榮其先苟或不務名德則隕其家聲甚易吾家在前明公子孫槼令龍游孫棐令東陽及蘭溪入
本朝公孫文熊令蕭山曾孫士棊令羅田皆稱循吏所治祠祀之而公孫文然以刑部尚書事
聖祖仁皇帝爲名臣
勅祀賢良祠賜謚端恪其他子孫祀于鄉賢者凡七人咸載志乘實能世其先德小子瑩蘭谿端恪羅田三公之裔也敢不益加畏勉乎旣祀已乃述其事于祠而爲之文嗚

呼凡我公後尚其永念之哉

噶瑪蘭颱異記

皇帝登極之元年六月癸未夜噶瑪蘭風颶也或曰颱雨甚伐木壞屋不大傷繼以疫於是噶瑪蘭闢十一年矣水患之歲五颱患之歲三蘭人大恐謂鬼神降災不悅人之闢斯土也將禳之桐城姚瑩時攝噶瑪蘭通判有事在郡聞災馳至周巡原野傾者扶之貧者周之請於上而緩其徵製爲葯而療其病民大悅乃進耆老而告之曰吾人至此不易矣生人以來此爲荒昧惟狉獉之番雎雎盱盱巢居而穴處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始自吳沙數無賴召集農夫負耰鋤以入荒裔薙荆榛鑿幽險禦虎狼之生番數瀕於死矣乃築圍堡置田園聚旅成郛既以無所統而

相爲爭奪大吏以聞
天子憫焉然後爲設官而治之黔首綏和文身向化今則
膏腴沃壤四民且備城郭興宮室畢婦子嘻嘻而樂利夫
山川之氣閉塞鬱結久而必宣宣則洩洩則通通然後和
天道也今以億萬年鬱塞之區一旦鑿其苞蒙而破其須
洞澤源與山脈僨興陰晦與陽和交戰二氣相薄梗塞作
通於是乎有風雷水旱癘疾之事豈爲災乎昔者羲軒之
世純風古處百姓渾渾不識不知未有所爲災者逮乎中
天運隆五臣遞王文明將啟而於是乎有堯之水湯之旱
聖人以爲氣運之所由洩而不以爲天之降殃於人也不
然德如唐堯功如成湯豈復有失道以干鬼神之怒哉君
夫地平天成大功既畢則惟愼修人紀以保休嘉而於是

乎時和年豐百寶告成宇宙熙皡臻於郅治苟有失德肆爲淫慝敗亂則鬼神惡之而天乃降災此天地之氣旣通而人事不和之爲厲也今斯地初闢雖風水屢洊而不爲與五患水三患颱而民不饑無有散亂何也民皆手創其業艱難未忘室家未阜而不敢有淫慝之思也雖然吾特有懼焉懼夫更十年後地利盡闢戶口殷富老者死而少者壯民惟見其樂而不見其艱也則將有滋爲淫佚而樂於兇悍暴亂者人禍之興吾安知其所極耶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曰崇節儉修和睦戒佚遊嚴盜賊守斯四者庶乎可以久安而不爲災禍何爲者耆老曰善乃記之

漳州府重修城隍廟記

城隍者守土之神古八蜡水庸是也詩曰崇墉言言崇墉

仡仡庸卽城也易曰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告命者何將出征而有祀以告神也然則城隍之祀自三代以來久矣唐宋後祀神禮家傳記所載往往以人爲之經生謂其誣誕而莫信焉夫稷之神爲周先后郊禖之神爲周先妣獨非六經之文乎月令五帝五神太皞句芒者皆古帝王人官甚章章也世儒莫能通幽明之故究死生之說妄謂人死則澌滅凡鬼神之事悉以爲誣又或疑其別有義曲說迂固一何足道獨悲夫

上帝先王治世設教之大用深心汨沒於世俗談經之士爲可歎也

國家功令天下府州縣咸祀城隍立之廟以安其

神錫之王侯伯以崇其爵而世傳京師都城隍爲楊忠愍

廣東都城隍爲劉忠宣其他府縣時亦稱爲某人大抵有功德於民者生盡其義歿享其報理則然矣然受其爵者共其職守其土者祐其民

聖天子以方伯守令治天下都邑之人卽以城隍之神治天下都邑之鬼輔相地宜陰翊

王度攸莅斯土者神與吏其責均焉政事之不舉敎化之不行倫理失序盜賊不靖若此者吏失其職

天子則黜陟之鬼魅之爲厲風雨之不時有善弗彰有惡弗癉若此者神失其職

上帝豈無權衡哉且吏有賢否神則無不聰明正直治鬼矣而卽以治人亦以察吏是神之職有重于吏者烏可不敬此廟貌之修所當亟也漳州府城隍神廟在府學宮之

東歲久頹敗嘉慶二十四年郡守方君慨然倡人士捐萬有千金女工克竣道光七年君以分巡再至尙未蕆復倡邦人士捐數百金畢之然後垣楹楨桷丹碧燦爛有司春秋將事有以致虔而萬民觀者罔不肅然臨之在上非僻邪慝之心于焉以戢其再朞年秋八月漳州方旱君與守令禱焉禮甫行而雨大至邦人咸謂神之靈果昭昭也工成久未有立石屬瑩爲文乃推原城隍之所以爲神者俾邦人觀焉信乎其不可誣也如此方君名傳穟桐城人所至能樹其績蓋神之相君久矣

東溟文集卷五終

桐城姚　瑩石甫著

## 沈宋二君傳

異時
國家患河決大工數起川楚歲用師乃議助餉予官之法由是出身者既多不能無雜故士大夫至今輕其途余所聞以能吏起家至台司者眾矣人材固不可以資格盡也而粵中二少尹乃以賢稱其文采尤可紀宋永岳字靜齋澧州人也以川楚例歷香山新安巡檢二邑皆劇民富而好訟巡檢困爲利永岳至布衣草履日循於鄉召長老子弟詢所苦如家人敦勸孝弟曉以息訟之利反覆語誡民多改行爲善邑瀕海患盜姦民通盜販米令丞營弁常以

賂縱之獨永岳境無犯者盜亦不至以是無捕盜功稍遷海陽丞以細過譏斥乃爲醫客於廣東困甚二邑人聞之多餽之食蛋人得魚逾百里來獻曰賢父母也胡反斥乎永岳爲人厚重質摯讀書識大義好窮物理精醫所診無不中嘗語人曰生人大欲飲食男女而已適中則無病即病宜行所無事庸醫多殺人者不審病所以投劑好强致故也又嘗言今之民未嘗不如古在治之者有實心耳上有咸愛及民民必倍分以償其效古今中外一也生平遊歷好窮山水佳處物色閑見輒識之既失職無聊乃著書自娛詩古文皆拔俗自號青城子與香山尉沈蓮善沈蓮者字寧芙江陰人也少爲諸生有聲久不得志入貲爲山東縣尉以憂去再銓香山欽素聞尉至皆饒給道不善所

爲獨闢小園爲池館竹石之勝日飲酒賦詩其中屏障淋漓皆自書所爲詩臨池漁釣意脩然不可入以塵俗好客善談尤熟史事談古今得失輒竟日留客必醉相與久處有莫知其貧者自山東再起之粤家人不能從獨二通客與俱待之終歲無閒力無以償二客相與咨嗟而去性既高簡不能得上官意惟蜀彭昭麟喜之彭亦豪雅能政爲香山令以與政擢登州同知適有某鬧香山尉缺之美力營謀於上將奪之蓮開笑曰若以爲美乎吾相與耳卽告病去職不能行彭乃攜與俱之山東桐城姚瑩嘗論兩人曰朱胧胧長者言多至理所行事類古之循吏沈工詩善書天性曠遠意趣甚峻有古高士風乃皆沈於小吏吏豈能汚人哉如兩人者可以風矣世獨詆此途爲俗吏何哉

復有新安尉鄭師靖者名家子亦能詩雅與沈蓮相似未之見余聞之王從化令云

仲童子傳

童子仲貽勤者與甯宰仲君柘菴子也系出山東仲氏世居泰州爲大族柘菴承其尊人松嵐先生家學讀書勵行以進士令粵中所至講求利弊多所興革政聲大著僅一子而晚得即貽勤也貽勤生而穎異神骨清秀爲祖母鍾愛四歲能誦詩七八歲岐嶷已如成人泰州歲荒鄉人出粟私賑延柘菴董其事有以僞信記冒賑者衆未之覺貽勤時十一歲在側獨指其弊其人具服則仍善言遣之同人皆大驚以爲明斷而能忠厚成人不及也未幾柘菴嫂氏卒兄雲礀先生老而無子乃以貽勤嗣執喪盡禮而哀

嘉慶十三年隨宦之粵叅從雲碉先生受經爲學甚勤苦
詩文清拔見者不知其爲童子作也仲氏自芍坡先生至
雲碉柘菴三世以詩鳴閨閣中無不工吟咏者貽勤讀書
暇時輒與諸姊唱和獻二親以爲娛承顏先意無不至無
事則端坐儼然不苟言笑親友有貧約者必告柘菴爲乞
飲與家人有小過必爲婉解而私訓之以是上下咸服其
之以成人禮已而得咯血疾屬家人勿言恐爲二親憂也
病甚猶談笑賦詩以娛親意十六年元夕忽解衣投柘菴
曰大孺人至矣遂趺坐而歿歿年十六歲聘田氏女年與
相若前一歲柘菴迎至署中未婚而貽勤卒女遂持服誓
以終焉柘菴年逾五十與兄雲碉僅一子蚤慧而殞聞者
惜之柘菴乃檢其所作詩文梓以示人韓桂舲中丞親爲

之序一時聞而以詩弔者百數桐城姚鼐乃爲之傳

張阮林傳

阮林名聰咸一字傳巖桐城張氏故太傅文端英之五世孫也高祖工部右侍郎廷瑑祖貴西兵備道曾敭皆以甲科貴父元位副榜貢生巴州州判君幼穎悟爲祖父鍾愛家故世族又自矜貴未冠能文有才氣好作駢麗之體睥睨同輩年十九遊從祖裴園先生之門見里人姚瑩與語大驚悔其所作盡焚之曰世固有不朽之學此不可羞耶是時阮林氣方盛有文章譽瑩乃最少人以爲難由是曉極羣書以著作爲已任詩尤雄麗取法漢魏而以少陵爲宗沈摯渾勁一洗昔人膚襲之陋惜抱先生主鍾山書院阮林以詩往質先生復書有奇才之譽先生未嘗以奇才

許後進獨阮林與劉君開得稱劉亦甚推君詩嘉慶九年
鄉試罷歸遇太倉某與與論音學如夙契語人多不解者獨
瑩能辨竟習之遂通古今聲韻著音韻辨微八卷以傳其
學十二年再試又罷乃之吳下友人李宗傳令浙中召教
其子大攜書往卒成左傳杜注辨證金壇段若膺亟重之
以為左氏後不可少十五年舉於鄉試禮部不第得覺羅
官學教習留都下三年屏酬應著書蒐輯漢魏晉宋二十
四家逸史字淋漓几席壁間皆徧又兼治諸經不懈以勞
咯血十九年二月卒年三十二聞者無不為之惜也阮林
性廉介不妄取而好義急人之難如恐不及與人交誠篤
有終始學不趨時好然書出雖異趣者亦服云阮林在京
日嘗自定其詩致瑩粵中屬與合刻未至及疾革友人收

其稿得詩四百餘首雜文若干篇漢晉逸史已成若干卷未成若干冊左傳杜注辨證十二卷皆未刻經史質疑一冊已刻又音韻辨微六書正體開寶詩品數種軼先是左傳杜注辨證成以示姚瑩瑩自嶺外貽書勸之以爲杜學不可廢服賈諸說雖存者不無善於杜氏但當兼錄以俟折中有所偏護則非阮林乃易今名臨歿復語友人姚東之此書勿刻其虛中又可嘉云

春麓先生傳

先生姓吳氏名庶枚字登虞桐城人父貽詠乾隆癸丑會試第一吏部驗封司主事先生幼從父學工爲文中乾隆己酉舉人景山官學教習嘉慶己未成進士以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擢郎中纂修會典及學

政全書轉山東道監察御史掌江西道先生爲人樸直方謹敦品厲行慨然有風俗人心之志在部十餘年遇事論議必依據禮經而折以

國制嘗以兩命無抵兩生捐復事與上官力爭幾爲所齮齕久之禮部有地租事訟三年不解先生三日平之嘉慶十八年林淸作亂先生五鼓急入城至部同官以賊故皆早散先生獨宿部署或危之曰賊起倉猝事未可知豈可空部無人乎禮部有無著地租積年不征又例不當免先生創議逃亡死絶及水沖淹壓者悉請免之餘租尙數千分年徵入以紓民力爲御史數上疏皆以人心風俗爲急遭母憂歸遂不出主講徽歙安慶書院教士論學一宗朱子學者稱春麓先生治家力崇儉約待人有禮大要歸於

和敬子弟皆恂恂率教里中言禮法者必稱吳氏居鄉無所私遇邑中利害事必首倡以率既得疾猶殷然以時務爲憂蓋其所蓄甚大未盡厥用也道光乙酉卒所著疏稿詩文集若干卷

## 朝議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銜從祖惜抱先生行狀

曾祖諱士基康熙舉人湖北羅田縣知縣

祖諱孔鋕　皇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晉　贈朝議大夫

考諱淑　皇贈朝議大夫禮部員外郎

嘉慶二十年九月惜抱先生卒於江甯鍾山書院從孫瑩在京師聞之哀愴涕泣戚友咸唁乃卜日設奠於都城之西爲之主而哭之越日先生之門人前江南道監察御史

翰林院編修陳君用光語瑩曰吾師以德行文章爲後學師表者四十餘年所當上之史館其生平出處言行之大綴而狀之弟子之責也子於先生屬最親曷條其畧瑩無似不能有所譔述以表先生副侍御之屬謹以所知對先生名鼐字姬傳世爲桐城姚氏先刑部尚書端恪公之元孫也先生少時家貧體弱多病而嗜學澹榮利有超然之志先曾祖編修薑塢府君先生世父也博聞强識誦法先儒與同里方苧川葉醫南劉海峯諸先生友善諸子中獨愛先生每談必令侍方先生論學宗朱子先生少受業焉尤喜親海峯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編修公嘗問其志曰義理考證文章殆闕一不可編修公大悅卒以經學授先生而別受古文法于海峯乾隆十五年舉於鄉會試

罷歸學益力疏食或不給意泊如也二十五年丁贈朝議
公艱越三年中禮部試
殿試二甲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十
三年充山東副考官還擢員外郎逾年再充湖南副考官
明年充
恩科會試同考官改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四庫館啟選一
時翰林宿學爲纂修官諸城劉文正公大興朱竹君學士
咸薦先生以所守官入局時非翰林爲纂修者八人先生
及程魚門任幼植尤稱善金壇于文襄公雅重先生欲一
出其門竟不往謁竣當議遷官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
矣未授而公薨先生乃決意去遂乞養歸里乾隆三十九
年也先是館局之啟由大興朱竹君學士見翰林院貯永

樂大典中多古書爲世所未見告之於文襄奏請開局重修欲嘉惠學者旣而奉
旨搜求天下遺書畢出於是纂修者競尙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爲空疏掊擊訕笑之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辨論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將歸大興翁覃溪學士爲敘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臨行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梁堦平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若出吾當特薦先生婉謝之集中所爲復張君書也先生以爲
國家方盛時書籍之富遠軼前代而先儒洛閩以來義理之學尤爲維持世道人心之大不可誣也顧學不博不可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世之孤生徒抱俗儒講說舉

漢唐以來傳註屏棄不觀斯固可厭陋而矯之者乃專以考訂訓詁制度爲實學於身心性命之說則斥爲空疏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放蕩禮法以講學爲迂拙是皆不免於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說以通義理考訂之郵選古文辭類篹以盡古今文體之變選五七言詩以明振雅祛邪之旨嘉定錢獻之以考證名尤精小學先生贈之序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蔽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

誕頽壞迄亡天下然世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
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
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
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畧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
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
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
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
敝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矣
明末至今日學者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
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
量以闚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朱程而宗漢之士枝
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歟又與爵賓

之論文曰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廢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閎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而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閎閎乎聚之於錙銖夷懌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於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會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遠乎古也既還江南遊東朱子穎爲兩淮運使延先生主講梅花書院久之書紱庭尚書總督兩江延主鍾山書院自是揚州則梅花徽州則紫陽安慶則敬敷主講席者四十年

所至士以受業先生爲幸或越千里從學四方賢儁自達官以至學人士過先生所在必求見焉錢唐袁子才詞章盛一時晚居江甯先生故有舊數與往還子才好毀宋儒先生與之書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毀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爲程朱之所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乎先生貌清而癯而神采秀越風儀閒遠與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自少及耄未嘗廢學雖宴處常靜坐終日無惰容有來問則竭意告之喜導人善汲引才儁如恐不及以是人益樂就而悅服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必親

南康謝蘊山方伯見先生退而嘆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見之塵俗都盡青浦王蘭泉侍郎晚歲家居集海內人詩至先生曰姬傳藹然孝弟踐履純篤有儒者氣象其見重如此禮恭親王蕺遺教必得姚某爲家傳德化陳東浦方伯未卒前一歲屬先生曰某死必得先生文以誌吾墓新城魯絜非以文章名江右始學於閒中朱梅崖先生梅崖於當世文少所推許獨心折先生以爲不及魯乃度江就訪使諸甥受業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爲文章正軌劉海峯繼之益振天下無異詞矣先生親問法於海峯海峯亟序盛許之然先生自以所得爲文又不盡用海峯法故世謂望溪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方劉皆桐城人也

故世言文章者稱桐城云嘉慶十二年復主鍾山書院十五年値鄉試與陽湖趙甌北兵備重赴鹿鳴宴
詔加四品銜先生年八十矣神明如五六十時行不撰杖兵備年亦八十二觀者以爲盛先是先生居江甯久喜登攝山嘗有卜居意未決遷延不果歸二十年七月微疾九月一夕卒於院中年八十五門人共治其喪生平所修四庫書及廬州府志江甯府志六安州志官書册刻外自著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註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書錄四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五七言今體詩鈔十六卷門人爲鋟版行世先生兩主鄉試一爲會試同考官所得士爲多涪州周興岱昆明錢御

史澧曲阜孔檢討廣森其最也門人守其經學爲詩古文者十數輩皆知名尤愛潔行潛志之士上元汪兆虹志高而行芳學必以程朱爲法年二十六卒先生深惜之爲誌其墓謂眞能希古賢人而異乎世之學者生也先生之受經學於編修蕺塢府君也編修之學以博爲量而取義必精於書無所不窺論辨條記甚多而不肯譔述編修公已沒先生欲修葺遺說編纂成書而不就仿日知錄例成經史各一卷曰援鶉堂筆記以授瑩使卒其業且戒之曰纂輯筆記此卽著書不可苟作大約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近人著書以多爲貴此但取欺俗人耳若閱之乃無有也學受教未及成書而先生歿矣先生原配張宜人故貴州府同知諱某公女生一女而卒繼娶宜人之從妹故四川

屏山縣知縣諱曾敏公女生二子二女長景衡乾隆五十七年舉人江蘇泰興縣知縣次師古長女嫁張元耕次嫁張通理三適潘玉側室梁氏生一子執雉以執雉後從兄彛輪乾隆十八年舉人廣西南寧府同知編修仲子也十一月從孫瑩謹狀

先府君行畧

嗚乎天之惡不孝瑩也塞其逃塞其躬困躓頓連極其凶禍以及我先府君嗚乎瑩之負罪先府君也府君性嚴嫉惡不苟容而瑩好爲姑息府君介約不妄取與而瑩喜爲豁達府君謹愼事求切近而瑩不度德量力果於任事府君常戒之而不能改府君就養海外不樂思歸而瑩被議後遷延經歲甫内渡而府君遽病竟不得歸嗚乎瑩之負

罪先府君也府君始生逮事先曾祖詩古文經學頗得緒言未冠而失先祖母家亦中落遂廢學以牋記客遊粵西歷江蘇浙江山西江西以至廣東後三十年伉直不能諧俗所如寡合常鬱鬱不自得粵東令倅以捕盜爲功鹽大使某購亡命數人將以海盜報獲府君力爭之事得寢所歷之地遇獄枉者不避嫌怨危言救之生平不爲刑名之學而律意甚精以是益爲儕輩者所忌先王父卒於儀徵惟先叔父在側府君自嘉興聞訃奔往以不及視含斂也大恨終身每言次及先王父或朔望祭祀輒欷歔不輟嘉慶戊辰瑩成進士府君手諭勉承先德而以僥倖功名爲戒府君好有用之學史事尤熟自經史迄百家言有關世用者手抄數十帙以授瑩曰虛心求之實力行之沽名欺

世吾所深惡也辛未自粵東歸里丙子瑩得福建平和令迎府君與母太宜人就養凡吏事得失與政教所當先後朝夕督教之瑩得秉承故歷平和龍溪所至士民親洽事無曠廢及去任士民扶杵泣送者常數千人環府君與不去觀者榮之府君顧瑩兄弟曰是奚足榮耶吾懼汝市虛名爲吾羞耳己卯瑩調臺灣奉府君與太宜人渡海府君年五十有六矣精力飲食甚健猶時拓彈弓以習勞逾歲忽得風疾手足稍不便有沮瑩於上官者府君曰可退矣時瑩負官債欲期年償之乃奉兩大人歸未幾有噶瑪蘭之役噶瑪蘭在臺灣北山後距郡十三日程本番地新闢多瘴府君遂留郡中提督羅公奏

旨渡海捕盜瑩至噶瑪蘭捦著名賊目首從十餘人解郡

府君欲貸其一二而諸盜至郡皆談笑歌呼以爲吏十八年皆偉丈夫也府君歎曰天下固有至愚若此者哉益可憫矣內三人竟得末減㳄水男子朱蔚者自稱明後妄造妖言入噶瑪蘭煽惑愚民圖爲亂瑩訪獲之或忌其事倡言於郡曰小民顛疾耳時方太平焉有此事瑩以案證明確妖書木印悖詩皆具臺灣浮動當以朱一貴林爽文爲戒府君曰無爭也事關釀亂有司之責幸未起獲其首逆誅否聽於上官且吾不願汝以多殺爲能也令出所獲物盡獻而焚之蔚至郡屢訊皆實卒以狂疾擬罪瑩尋以前知龍溪有過失議罷敘前獲海盜事得

旨引見以官負年餘不能行旅寓甚乏臺灣士民餽薪米不絕且醵金償其負府君責瑩曰汝在任不肯擾民今罷

官而累民若此賢不肖相去幾何哉府君素善飲秋後步
履稍重總兵音公善瑩將去鎮特造府君請節飲府君感
公意遂不進酒然步履益重氣逆時作壬午秋瑩公事始
竣內渡登舟前日疾大愈臺灣士庶及同官送者相隨數
十里至於舟中甚衆府君酬酢不倦飲食歡笑如平時夜
猶秉燭觀書竟一卷始就寢未逾時疾忽大作遂不起當
疾亟時顧瑩無他言惟以恤刑愛民虛心聽訟爲諭嗚乎
瑩之負罪先府君以有此也嘉慶二十四年恭逢
睿皇帝萬壽覃恩府君以加三級得
誥封奉直大夫母封宜人先王父母皆貤贈如階府君爲
王父母位祭告畢仍以常服終身蓋痛先王父母之早喪
也嗚乎痛哉府君諱騤字襄綽號雲浦晚號醒庵世爲桐

城麻溪姚氏自明景泰中先雲南布政使參政諱旭以循吏顯先祖建汀州府知府加副使諱之蘭先兵部職方司主事前蘭溪縣知縣諱孫棐皆爲循吏卒祀名宦及鄉賢祠至
國朝先刑部尚書謚端恪諱文然事
聖祖仁皇帝爲朝重望
世宗憲皇帝特敕祀賢良祠先湖廣羅田縣知縣諱士基惠政愛民卒祀名宦祠是爲府君之高祖
贈朝議大夫增生諱孔鋏爲府君之曾祖早卒妣任
誥封恭人
欽旌貞節翰林院編修諱範爲府君之祖以詩古文經學著世所稱薑塢先生者也妣張先王父諱謝元邑增生妣

張繼妣徐府君以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歲八月十六日生
卒於道光二年壬午十月二十八日年五十有九十八歲
而吾母張太宜人來歸生兄朔兄鑾及不孝學彝四和兄
鑾弟四和殤有孫三繼光啟昌應昌皆兄朔生女孫二瑩
不孝不能仰承遺訓追念生平多違府君意萬死莫贖何
何言哉尙何言哉顧念府君承累世賢哲之遺風義質仁
懷與世不偶不孝等斬焉衰絰之中憂泣昏憒於其嘉言
懿行未能一一記憶兄朔執瑩手泣而言曰此弟之責也
余兄弟既不孝負罪府君府君之志行不可不紀其實以
告二三交遊貽世世子孫使知府君且誌予兄弟之慟瑩
泣拜受命述狀如左嗚乎痛哉

先太宜人行畧

嗚乎吾母太宜人棄不孝而逝也瑩之罪通於天矣昔者先府君歿於海外歲在壬午瑩方罷官奉部撤入都甫登舟府君暴疾棄養太宜人憐瑩困命兄朔奉柩先歸而自留閩瑩乃援讀於臺以養卒服北行太宜人命之曰吾年暮傷離不欲遠汝故不歸今之京師且七千里然復官例得還閩吾仍待汝也瑩泣拜而行丙戌正月至京奉旨以獲盜改降援例得復歸部銓選戶部執閩中鹽課事往返檄問既白然後吏部注冊時距去閩十有六月矣太宜人聞之曰閩既不還則近地宜瑩請於部今年三月當選而太宜人凶問至嗚乎傷哉太宜人之音容不可見矣其生平淑德懿行不可泯沒謹識次其畧惟當世大人君子憫而鑒之太宜人桐城張氏故太傅文華殿大學士諡

文端元孫女也祖若霽河南武安知縣父會轍雲南尋甸州吏目三歲失母依祖父母居少慧善讀曉經史大義尋甸公每聞讀書聲則嗟歎恨非男也二十歸先府君事先大父母承顏逆志先大母有疾久嬰牀笫太宜人雞鳴趨侍至夜分未嘗離側飲食衣服必躬親大母愛而憐之强命退休則暫匿戶外如是者歲餘不衰及歿喪次哀戚聞者動容是時家中落大父以孝友聞財產非所意遂卽於貧乃攜先府君出遊幕食太宜人持家事叔娶姑嫁皆如禮貧益甚悉遣僕婢井臼親操瑩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蹷延師教之每當講授太宜人屏後竊聽有所開悟則喜苟不慧或惰則俟師去而笞之夜必篝燈自課瑩兄弟詩禮二經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動作必稱說古今賢哲事鄉里

中某也才某也不肖歷舉之以爲法戒又時及
本朝掌故蓋所聞於外家諸老先生者及學爲文太宜人
手鈔制義數十篇唐詩百首與讀字畫端楷業師驚歎方
是時吾家困甚居宅卑隘太宜人晨起督瑩兄弟灑掃糞
除門庭整潔待先生飲饌雖約必精親族過者見之咸謂
是當興起吾家矣乾隆甲寅桐城大水室中水三尺浮板
以棲炊爨爲斷外伯祖萊園先生暨羣舅饋之米炭乃得
食然太宜人甚自好族戚雖豐厚未嘗以貧乏告里人某
暴富兄弟以貲爲太官聞太宜人之賢欲婚瑩兄弟或居
間爲言太宜人不許曰吾不以貧乏乞食族親顧令吾兒
仰婦家錢耶是年先大父歿於儀徵太宜人聞耗慟幾絕
府君與櫬歸亟勉成禮未幾復出數歲不返太宜人卒撫

瑩兄弟以至於受室嘉慶丁卯瑩舉於鄉戊辰會試中式不見用南遊粵東兄朔亦就幕浙西家食稍給府君乃以辛未歸里先叔父客晉中死太宜人佐府君經紀其喪撫育遺孤如己出尋何君卒繼配王孺人無子太宜人就之居奉事一如所生有妹適戴氏而寡太宜人贍其衣食丙子瑩始仕平和迎府君暨太宜人就養逾年調龍溪俗強悍好鬬盜賊滋多瑩治之嚴太宜人戒之曰古者循吏治術不同固當因地制宜然吾不願鬬鞭扑聲今汝德不掩威其能無憾乎已而去任士民焚香泣送者數千人或爲祠以祀太宜人乃喜曰吾無慮矣己卯調臺灣瑩以太宜人涉海爲憂太宜人曰吾固甚健思一見海外風土且汝得常見可同渡也乃奉兩大人至臺灣道光元年瑩調噶

瑪蘭通判太宜人留郡瑩尋以龍溪公務有過差罷職嵩
瑪蘭任內獲盜得
旨引見甫啟行而府君卒於鹿耳門顛沛流離至福州羈
滯不歸以至於茲也嗚乎傷哉先府君之歿也瑩兄弟猶
在都下今兄朔方營葬里中瑩又需次京師病不奉湯藥
歿不視含斂尚何言之有惟當世大人君子鑒吾母之賢
哀諸孤之不肖賜以銘言俾吾母懿行得聞於世不肖之
咎其或有瘳焉

朝議大夫福建漳州府知府周公墓誌銘

道光三年四月知福建漳州府金匱周君有疾再乞休制
府兼中丞武陵趙公慰留之翼日君卒公大悼親制挽
辭卹其後事桐城姚瑩嘗辱知於君君尤愛瑩文辭遺孤

以行狀來乞銘其墓惟君生平文學治行著聞海內於法當銘乃不辭而綴次之曰君姓周氏名鏞字懷西一字犢山系出宋右丞相文忠公十二傳始自陸墅遷獨山八傳至君祖宏諭熟海道賈於琉球日本諸國風雨晦霾中辨悉島嶼如視諸掌父宗琳少從出洋有膽力遇颶風鄰舟傾覆輒駕小船飛救惡浪山湧人皆失色卒救其人而還好醫善治痧暴死者輒能蘇之倘義樂施出於天性以故常貧兩世以君貴贈如君官祖母楊贈孺人母陳封太孺人崇賢太恭人君生而岐嶷父以貧將命習賈同里老儒何芥舟異之願授業遂通經史十七補郡庠乾隆己亥恩科舉於鄉乙卯大挑以知縣至浙江補景甯令地瘠甚每歲錢糧奏計皆下考人咎之君親詣四鄉就田問賦歷年

未踰一淸忌者惡其能巧中以事遂請終養歸陳太恭人尋卒服闋再之浙江歷常山餘姚鄞所至弭盜緝兇治獄如神鄞地濱海湖江水乘潮注不可用灌溉取山泉必禦鹹蓄淡邑西有狗頸塘內江外河爲障水要道自南唐以來屢築屢頹前人築橫隄堵之塘斷而河亦塞君乃於塘基木樁之中悉塡以石外夾巨石甃之使與水平而後加土於斷河西北岸買田鑿河取田土入廢港盡實之由是塘基寬固而古河亦通易名永鎭塘灌田萬頃又於邑東增闢東錢湖嚴其啟閉治范家湫移其隄堰下之田取給於江堰上之田取給於湖民大便之平陽官民互訟屢搆大獄撫軍檄君往撫定之嘉慶十四年七月颶風作暴雨秋收大歉君召富民諭之曰平陽僻處海隅糴食例禁海

逝商販不通來春飢民必擾閉民閉食藷絲一觔可抵升米而升米之價可易藷絲四觔是以一人之食活四人也今平陽禾藷俱傷而寧波台州兩郡藷大熟海運所不禁亟往市之衆諾乃出教招商賈而上狀請輕其關稅不一月賈足明年鄰邑乏食太擾平陽獨晏然制府書公令各屬陳利弊君上言利弊不可勝窮有一利卽有一弊始也因利立法而弊卽伏於法之中其繼變法救弊而弊又生於法之外雖朝更暮改何益方今所患者非法之未備患州縣未得其人卽得其人又患法太密而信不行乃陳六事一曰資格宜破二曰處分宜寬三曰事權宜假四曰捐款宜裁五曰名實宜覈六曰賞罰必信又上書王撫軍極言上司書吏之弊語皆切直海寇蔡牽犯臺灣突圍竄提

督李公長庚追之君上言曰賊畏閣下如虎望風輒遁顧未能制其死命者尾追而不能逆擊也賊以海爲家漂泊靡定閣下統數鎮之師偵跡馳逐賊南亦南賊北亦北曾無一旅遮其前者此猶去網追魚雖勞何益況各鎮在外內地反虛土盜乘機蔓延亦非計之得者竊就三省而論廣東其前門也福建其中權也浙江其後戶也如以浙江一省而論則溫州前門也黃巖中權也定海後戶也竊以爲宜使三鎮各守其地搜捕土盜以絕偷漏接濟閣下與閩粵提帥隨賊所至賊自閩至浙則溫鎮截其前而閣下與福寧鎮躡其後賊越溫而下則黃鎮截其前而閣下與溫鎮躡其後賊又越黃而下則以定鎮截其前而閣下與黃鎮躡其後賊之自浙而閩自閩而粵也亦如之不一年

敗必弊而土盜亦不能作矣以卓異薦擢嘉興府管浦同知歷署甯波嘉興嚴州紹興諸府所至興利除弊尤盡心於勘災恤荒省有大獄不決必檄君治之皆得其平去任日士民無不遮道攀留者乍浦民每見君輒群數月輒遂人問曰我周公何久不歸也其爲民所愛如此道光元年二月

特旨授衢州府知府郡有孔氏家廟宋寶祐三年建年久頹圮移聖像於別室君往展謁愍焉請大府興修而已先捐俸以勸輸者未興工移漳州君經理俱備而後行拷者啟上於敗壁得康熙中樂清教諭方鑑藏簡云百四十年杜召重修蓋方在李文襄募府計文襄倡捐復建時至君請修之年適相符云漳州爲閩中劇郡最難治君采訪輿

請推求治本上言六事一曰造徵冊以清糧賦二曰嚴佐雜以專責守三曰肅營汛以制凶暴四曰責家長以馴子弟五曰覈初辭以防誣濫六曰修教職以化愚頑大府皆嘉許行之君治郡朞年士民洽信二年十月自陳不能教化乞休不許更兼攝汀漳龍巡道事三年春得疾再求退未報而疾革遂卒年七十誥授朝議大夫逾月中丞孫公

至闕言

陛辭日

上諭漳州知府周鎬甚有吏治朕所時用其往觀之嗚乎

君之治行晚乃上聞

天子方嚮用而君遽卒惜哉君性澹泊食不重味聲色貨利無所好束髮以至晚年未嘗廢學所著古文六卷古近

體詩四卷課易存商一卷讀書雜記一卷隨筆雜記一卷
娶陳恭人先三月卒生子男三人汝育國子生以鄉賑議
敘州吏目汝雍山東沾化縣知縣汝京國子生女三人側室
芮氏生男五人汝亶汝言汝立某某男孫五人建楣建樞
建盈建棣建標以某月日歸君之喪葬於某鄉之原

銘曰厥有哲人與自梁溪粹乎其德沛乎其辭以此德辭
發爲吏治去有遺思在無留事馭長途短不覺馳驅蹇蹇
大業繳日不渝梁溪湯湯元老所嗟信史求徵我銘非夸

亡姑壙誌銘

嗟乎女子不幸許字未嫁而夫死悲矣識從一之義雖未
嫁而守其志終身亟可傷也乃求守其志不得而又不敢
自爲名以傷親志含悲隱泣卒保其身以死身完而志遂

節成而孝全若此者其惟吾亡姑乎姑於從父姊妹行居四吾祖春樹府君長女也春樹府君先娶張太宜人爲歸化合曾太公妹歸化之配姚孺人又府君族姊也張太宜人歸府君一年而卒無子府君痛之繼娶徐太宜人生姑及醒庵府君兄弟乃以姑許字歸化之季子法姑莊麗而慧婉娩婣順春樹府君愛之法亦蚤慧善讀書未冠而卒姑年十八聞凶問以未嫁也不敢哭於父母之室將往服夫喪則禮無未納吉而服夫喪之文毀飾啜泣絶粒者十餘日春樹府君徐太宜人强慰之乃起自是不爲容旣逾年春樹府君潛與徐太宜人謀别字於馬氏數月而後姑知之遂病未幾卒竟無一言病革之夕惟請姚孺人往執手一長慟而已嗟乎姑之志乃如是哉夫聖王之制禮也

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不及則悖過則矯女子許字未嫁而夫死以女子終身不貳可也未成乎婦而服於夫家則過矣父母愛女懼不能終其志而別字之在家猶全乎女從父可也守不貳之志或激烈捐軀則違親命而且以傷親之志可乎故不服張氏之喪禮也素服不飾矢志靡他貞也知親已別字而口不言無逆父命孝也卒全其身不及請期而死節也死以病閉不徇名以傷親志智也自古女子處非常之變而能從容中禮無一毫之憾孰有如姑者哉姑既亡春樹府君大慟悔之語醒庵府君曰吾誤汝姊矣命俟張太宜人之葬也而以姑附明其志在張氏也醒庵府君謹志之以貧遊四方久不克營大事越五十四年道光十三年月日瑩與兄覲始得卜兆於某山之麓以姑

附葬張太宜人側俾世世子孫無忘姑祀而復春樹府君之命姑生於乾隆二十五年某月日卒於四十四年某月日年二十甓間諸吾母張太宜人葢醒庵府君之言云爾銘曰蘭壓不芳而春則萎玉匪不潔而璞已摧未見君子身將安歸志不可奪父不可遂生死爲女何所虧海枯石爛白日馳貞珉之鐫涕漣洟

方孺人權厝銘

族弟緒周有賢婦曰方孺人諱某香雲其字也爲余外舅綸齋君叔女幼而聰淑善事父母二姊長歸馬元伯郎中次歸余同懷三人友愛篤摯雖各適而財貨相通心情相卹世之兽爲兄弟者弗逮也性旣柔順而才女工精勤經理家政尤有法緒周以縣丞在籍候選仍爲學甚勤孺人

佐之所以將順勸勉者無弗至聞所與師友賢則喜每出私財留客雖夜分不怠姑以勤儉起家用財有節奴僕或苦之孺人密出己資以代姑不費而人不怨佃人某負租無償將訟官矣孺人憐其老且久佃爲之籌計而解之羣佃大感相戒竟無負者生子芳延師於家師方嚴人咸有難色孺人獨禮敬之數年不懈姻戚中有以急告者輒語緒屙爲謀而助之姑始待之嚴雖盛怒孺人未嘗不婉容順受卒得其歡乃已竟十六年孝謹益甚乃大憐愛之然孺人竟得疾道光壬午年卒年三十八未卒前檢視所有僅幾盡倘封之而獻鑰於姑姑哭之慟厚殮之歿後數年愈益思每言必泣曰安得見吾婦乎余少即知孺人之賢余游粵中家嘗有急往往賴孺人助家恒德之余歸則孺

人已歿見孺人之姑及族黨交稱之不置緒周謂余曰孺人處爲淑女嫁爲賢婦今雖未葬願得文以誌乃不辭而爲之銘曰

事上而順惟柔德之正不冠而才惟淑惠之諧德而不壽誰執任其咎文則匪工而銘之幽宮庶以永其終

## 孫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孫氏署漳州知府泉州府同知華亭許君原清之元配也父凝巖君婁縣庠生常恭遊母卒時宜人未笄兄年十六從戚屬習爲賈弟義立義鍔皆幼宜人慨然請任家事操作如成人課弟讀嘗脫其屣自織於案側監之所居別院花木繁盛數歲不一窺義立感奮業成爲名諸生兄患血疾歸宜人護視甚謹不解衣者逾月凝巖君以是

無內顧憂年二十三歸許君翁知其能任以家事不可日新婦佐中饋知敬順而已敢輒主乎無鉅細必咨稟而後行嘗有疾翁憐其弱予以襲受之而不服曰翁年且衰備旦暮進也未幾遂卒宜人幼知書好列女傳三國志性尤嚴不苟色笑御下甚寬而人憚之非其資稟之殊乎其生以乾隆甲辰八月卒以嘉慶戊辰十二月年二十有五庚午三月葬於橫雲山之小赤壁附先塋側道光九年許君屬桐城姚瑩銘之其辭曰

女之殺也不究而媼婦之婉也惟肺與稟德之令也胡年則夭鬱此幽宅山峙水浩

廣東鹽運司知事王府君墓表

松江王氏之先系出瑯琊宋南渡始遷金山張溪　本朝

農山先生亟遷郡城西門外之竹竿滙故爲華亭人農山先生爲御史以文章名天下有賢子三長曰少傅武英殿大學士文恭公頊齡公之子二長梅圃府君圖新以廕生候補員外郎次雲漢府君圖壽候補主事梅圃無子以雲漢之季子爲賢而立之是爲廣東鹽運司知事菊隱府君府君有子二長蓮嘉慶六年進士湖北鄖縣知縣次慶會太學生慶會能詩工駢體文淸麗有奇氣從其戚王從化令所桐城姚瑩時客於令交焉慶會泣謂瑩曰某不肖忝其祖矣自從先府君官粵東二十餘年府君歿於官不能以柩歸葬兄今始得微祿將謀卜兆先府君生平孝義洪達未有立石之文懼久而湮也敢以銘請久之又出其家譜與府君行狀瑩受而藏諸笥未有以應越七年始得綴

次之曰君諱𥚃佑字禄成號𥘺隱其自號也松江王氏之族科第仕宦天下聞之矣君以畢相冢孫娶兵部右侍郎蔣君元益女少有文才且賢困宦貴顯然僅補縣學生數鄉試薦而不售以鹽運司知事至廣東十九年而後補官入之亦竟不遷嘉慶九年五月卒年六十二貧不能歸其櫬抑獨何哉君家故不豐有田二百畝文恭家傳圖書珍玩猶多自出仕則以託於伯兄諸姪爲之蕩盡君不以爲憾歷署大洲香山海雉海甲諸場大使所得俸入悉以養族戚中貧者喜詩酒座客常滿遇能詩者尤傾意接之廚中屢匱不顧也性既豪而傲上每謁次意致落落坐是久不調君亦不以爲戚賦詩怡然貧益甚卒以酒致疾所著詩有抱甕嚶秋二集在香山日與縣令彭君翥守備黃公標

善黃為水師名將君時助之捡賊黃甚德之彭君逐盜於廣海洋府君以二船助之擊破盜舟三獲舟二捡賊六十餘人事上彭列君名堅辭曰此非鹽場官事彭尋遷潮州海防同知黃游升左翼鎮總兵加提督銜君不以爲歉也君未卒前六年蔣孺人先歿有孫六人怡恒愷達出也恂慎愫慶曾出也嗚乎以君之才之德而止於如此其將培根植本以昌大於子孫乎是未可知也表諸墓惟紀其實焉

鄭君墓表

鄭君名兼才字文化六亭其自號也世世爲閩德化縣人祖某龍巖州學訓導考某贈修職郎閩清教諭君生而誠重刻厲讀書不好外事年二十遊學河南三年乃歸乾隆五

十三年選拔入都肄業國子監有聲留都下九年考充正藍旗官學教習期滿用關請教諭歸嘉慶三年鄉試以第一人中式會試再罷禮部奏留都不開缺仍予食半俸凡任教職留都會試者如此例自君始也後試復罷乃歸就安溪學立規條嚴師道敦廉恥正文品人士翕然從之俱修崇聖殿及四祠時已奉檄調臺灣君特留竣其工而後去臺灣文廟將圮君出廉俸修葺人士爭出貲盈萬工竣幾海賊蔡牽犯臺灣郡城戒嚴道府夜檄君稽奸匪市井晏然已閉各門留西門樵汲以君守之自冬至夏官民稱便賊既退官兵四出搜捕仇家任意株陷君毅然上言民困請安撫有欲環城開河濬者君力陳不可議乃寢於是大府皆知君才以守城功議敘江西長甯縣知縣辭不就

請檢正臺灣鄉賢名宦忠義孝悌諸祠臺灣數兵燹昭忠祠祀諸死事文武多遺佚君分別條列名氏事蹟請補祀格吏議不果行邑志久不修謀於邑令薛志亮修之縣謝教諭金鑾廣業兩君搜羅考訂時稱精覈皆辭長官令留臺灣事也十三年會試罷歸赴建寧縣學士聞君名爭就學禁婦女入廟誦經及商人大成殿祈禱風俗一變二十三年臺灣縉紳謀修府志僉狀願得謝教諭及君臺灣守狀上大府請召二人而謝已先得風疾將調君以會試辭既行留二年終不第歸布政使乃以臺灣之請調君至則前守已故府志不果修君乃取先修縣志亟刪定以刊冊請兵備檢正昭忠祠自朱一貴亂後凡五用兵死事文武弁兵義勇人千一百有奇神位名氏皆自君定之祠已頹若

經營重構盛夏督工勞甚君年已六十五矣竟受暑疾以七月日卒君三遇
覃恩皆例授修職郎悉以貤封叔及仲叔二兄君歿之前月吏部推升泉州府學教授子二長光篆次光筍有男孫四女孫四玄曾孫一君生平論學以植綱常為主一官所至輒興工營建諸事皆有成功尤以吏治民風為亟每建言大府陳利弊皆切要文尤精悍樸老為時所重十一試禮部皆報罷及以軍功授知縣又不就竟以教諭終君所為詩古文數百首與守城私記皆未梓桐城姚瑩令臺灣將去而君始至留居逾年與君交得其本末君之遺孤將奉君喪歸葬以行狀求乞言乃綴次書之俾表其墓

勵志賦有序

縈來嶺南之四年歲在涒灘羈滯不反春夏淫雨感炎溼之疾誦昌黎復志賦而悲焉蓋貧士失意雖豪傑不免於轗軻古有然也然唐一代文人昌黎號爲近道今此賦鬱塞咨嗟言不及道疑其不類縈年過似韓懼其遭厄愁困或傷於志也爲賦以自勵曰

伊大運之茫茫兮究上下其無端物羣生各有會兮夫何易與何艱悼先哲之既往兮叓不遘夫迍邅會小子之闇薄兮居悒悒以永歎彼鳳鳥自不羣兮負仁義之文采東國時其來鳴兮守丹穴之所在悲鴻雁之翺翔兮哀飛鳴而莫集委稻粱不余食兮退何巢之棲息豈儀羽之不修兮每深思以自懲苟余情其信美兮匪造物之使然嗟余生及式微兮髫十齡而苦飢嚴君耿其孤介兮逝遠遊以

知今聊託身以相親

怪鵩賦

姚子浮遊海嶠久不得歸鬱傺般憂莫能自釋形神枯槁志慮煩亂有仲翔青蠅之恨賈生鵩鳥之懼彷徨中夜怪鵩哳然乃感而賦之其辭曰

有鳥名鵩其類全陰晝潛幽遠不見其形雨晦雲霾客館孤岑時當中夜乃聞厥聲人亦有言是維隻狐聞之不祥亟以祓除余方淹蹇重以憂虞氣結中傷慘不能舒吉凶云何鵩寧告余鵩聞余言意若不懌其鳴益深似爲余說天地無心是生萬族天無獨私物有自適蜎飛蠕動跂行喙息品彙不齊其理則一羽族之長厥名鳳皇雝雝喈喈惟世之昌鶴鳴九皋鵬振八荒黄鳥出谷鴛鴦在梁何小

何大何吉何祥鳧雁中羅鴻鵠遠舉雞鶩避風山蕭舞雨烏頭還燕鵂羽出魯智愚何力巧拙何所至若烟澤九首日烏三跂毛角斯鵶彳亍斯鷙賦形使怪於彼何知運日食蛇其羽毒飲神女制蝟日感而孕於此何喜於彼何病且眾烏飛鳴以晝余獨不見邱山及夜明而撮蚤余亦不知其何以然當此陰雨迷晦愁雲慘密余不能居乃鳴乃出視彼天晴日光高啄下食修樹茂林擇便棲足者同賦物於羽禽胡拘苦而使獨余曾不以是爲病初何增客之憂戚余則以客爲不祥客又何余之能疾也哉況夫翠以羽禽花以尾傷鷸以言能雉以膏烹祥於人者不祥於己余惟惡於眾也故以晝藏客則何居焉余鬧鳴言爽然逌失棄置桑弓反坐入室方鼠聲之啾啾亂蟲鳴之唧唧雨

漸以微少焉日出不聞鵑聲乃重余以歎息

祭趙文恪公文

嗚乎伊古名賢大道彼猖功惟便私善則近名在躬童童匪澄以洸在公罄營匪隨則亢跡邈儕嬰道復杜房猗歟夫子崛起衡湘蚤窮西籍聯宋邁唐惟志立達惟行潔芳摛藻東觀擷馬班揚肅肅西臺敷列論章懷我衡杜休彼烈霜南北二都入文炳煩校士掄才拔尤登良鑑空衡平佐馥其香

帝股吏治命祭否臧遏宄惠潤侈淫凶邇黷貨輕命罔走屍僵夫子治之比戸以康西陝皋臯政簡刑祥東作旬宣黜幽陟明

帝懋嘉之節鉞是將撫循罷困振肌敦涼南夷永靖猺獞

有慶民懐吏柔物阜歲穰位崇心抑兢兢皇皇

皇鑒一德眷此海邦總飭師干講勵戎兵七閩兩浙虎旅

斯張鯨波不驚萬里來航維岡政弛吏偷民傷夫子憂之

狂瀾力障貪目以汰暴虐以創匪咎匪棘之紀之綱遐彼

臺灣阻絶重洋時作不靖九重所怦夫子憂之殫心是營

掄守選令整彼艅艎小醜未蠢已伏斧斯成績既偉大旆

南揚黔滇要圉曰控要荒經度方始朝野相望胡天奪之

而隕星芒嗚呼夫子盛德莫量冰玉其衷喬嶽其行不詭

而柔不激而剛疾惡無舊好善惟長終始勿替表微裏清

雖有殊趣久而媿生中外同仰無有異辭

帝念碩人震悼朝堂殊榮有施亟史冊光寵也不才玷列

門牆游植蒙露下駟受知夫子愛之體用以許木壞山頹

中路徬徨嗚呼夫子令聞煌煌雷轟電轉道與日昌小子瞻依云胡能忘丹旐伊遠輀綍難襄涕泗徒盈莫罄心喪

祭劉明東文

嗚呼明東其竟亡耶始吾得元伯書言君歿疑傳誤也繼得君兄書言之益詳嗚呼君竟亡矣憶昔歲除吾歸自粤東過日君來會時阮林新喪談次歔欷相與賦詩以黑頭爲慶意恐歲月蹉跎再見髮將白也而豈嘗作死訃哉阮林有隱憂生嘗衎恤其爲詩文好苦思在京師著書甚勤寒暑日夕無輟形勞精敝足以戕害生氣又嘗爲辟穀導引之術致疾君皆無是也君雖少孤而束髮養母每出遊公卿交口延譽以是稍贍其家仰事俯育足以食貧非有飢寒轗軻之慮文章奇麗震一世而內行甚修無豪髮閒

敷應南北鄉試不舉而未嘗戚戚蓋所抱負甚大欲自高與將有待也豈如世之汲汲功名不得而遂沈困潦倒者哉君既負大志區畫世務體明用達而意趣恢然未嘗有憤世疾俗不平之氣顧受性剛有不合則去之不顧人或始好而中忌之中道而死吾其謂之何哉昔吾之出也君貽以書曰務大體存小心有深情無躁氣吾嘗以爲知言及吾再調所莅輒思君及植之一來觀吾政以書召之而植之方在海東修志書不果來君亦倦遊不欲渡海覆書若有所望者而吾則亦已罷且遭大憂流離困甚矣往與君書逾年不見復意殊恨之而豈謂君之歿也嗚呼世能眞知治道者罕卽有能言者耳食古人慕其名而不適其義彷而爲之鬪閧未受利而害已無窮卽文章之事亦然

亦有如太史所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吾黨二三君子庶幾近之而君又亡自今以往吾其已乎君負才不世光氣非常倘幸不亡竟出而見用其能不爲世駭異而忌嫉摧抑之俾得竟行其志與否未可知也苟求免焉則脂韋泄沓而已而君必不能然則君之不用豈可云非幸耶而君之遇則已窮矣百世之後讀君書者猶將咨嗟歎惜況同時共里閈而相知如吾能勿惻乎嗚呼明東存而不遇歿而不亡反璞還眞歸於帝鄉遺文君詩炳炳烺烺非太白之精則斗樞之光倘饗

東溟文集卷六終